



魔鬼之湖

一个超级间谍的
神秘传奇

一个少年英雄的
震撼经历

[英] 查理·汉格森/著
范佳毅/译

少年邦德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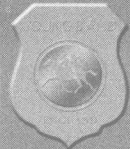
魔鬼之湖

少年邦德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 查理·汉格森/著 范佳毅/译
How Bond Became BOND





YOUNG BOND

How Bond Became BON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之湖/(英)汉格森(Higson, C.)著;范佳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少年邦德;1)
书名原文:Young Bond SilverFin
ISBN 978-7-208-07507-8

I. 魔… II. ①汉…②范… III. 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7072 号

Text copyright © Ian Fleming Publications Ltd, 2005.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8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Penguin Group Ltd, Englan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 RESERVED

策划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邬元华
装帧设计 缪惟

少年邦德①

魔鬼之湖

(英)查理·汉格森 著
范佳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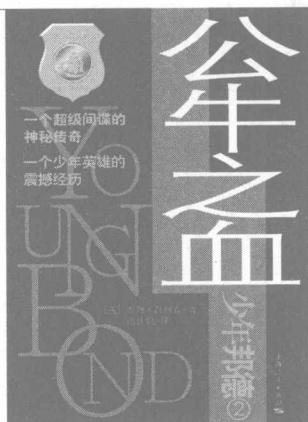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1 字数 201,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507-8/I·477

定价:20.00 元



“少年邦德”第二册 《公牛之血》简介

风和日丽的地中海上：正在游艇上度假的哥迪那爵士和他的女儿艾美遭到海盗袭击。残忍的海盗为了——尊小铜像杀死了哥迪那，掳走了艾美……

深夜里寂静的伊顿公学：身为探险社成员的詹姆斯刚刚得知同学马克·哥迪那的家人在海上离奇失踪，就误闯入了位于学校隐蔽角落里的一个诡异的庭院，听到两个说拉丁文的声音，看到几幅血腥怪诞的油画……

远离英国的撒丁岛：一位野心勃勃、极度崇拜罗马皇帝的“意大利伯爵”在自己华丽雄伟的庄园举办盛大的狂欢节，汇集各国土匪和强盗，企图建立欧洲最强大的秘密地下犯罪王国……

这一切究竟有什么联系？

詹姆斯沿着线索一路追踪，遭遇了嗜血的艺术品收藏强盗，和海盗做了朋友，还差点命丧毒蚊之口。劫掠、战争、出卖、爆炸……究竟谁是幕后黑手？谁又是最后的朋友？



How Bond Became BOND

目 录 YOUNG BOND

引子 血染的湖水——1

第一部分 伊顿公学

第1章 新来的男生——15

第2章 海烈波勋爵——26

第3章 克罗可大爷——36

第4章 芳草塘——45

第5章 出师不利——57

第6章 越野长跑——70

第7章 红发凯利——84

第8章 爸爸出门打猎忙——97

第二部分 苏格兰

第9章 麦克斯·邦德——109

第10章 叔叔的宝贝——123

第11章 这里不欢迎英国佬——136

第12章 黑泥潭——145

第13章 屠夫——157

CONTENTS

- 第 14 章 滥杀无辜——172
- 第 15 章 小试身手——186
- 第 16 章 关不住的邦德——195
- 第 17 章 奇怪的发现——204
- 第 18 章 神不知,鬼不觉——211

第三部分 城堡

- 第 19 章 单独行动——227
- 第 20 章 马尾藻海域——239
- 第 21 章 地狱之门——252
- 第 22 章 疯狂的猪——262
- 第 23 章 陷入黑暗——271
- 第 24 章 孤独的绝境——280
- 第 25 章 像日出一样可靠——292
- 第 26 章 深入虎穴——304
- 第 27 章 铁拳出击——315
- 第 28 章 恶战之后——328

引子
XUERANDEHUSHUI
血染的湖水

男孩趴在地上，慢慢爬近栅栏，四下一瞄，熟悉的警示牌还在：

私人领地

严禁入内

违者必死

主人为了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还在警示牌旁挂了几具动物尸体，一个个像被吊死的罪犯似的，扭断的脖子上绕着铁丝。

男孩对这些死尸就跟小伙伴一样混得很熟了：眼珠暴突的兔子，折断翅膀的乌鸦，一对狐狸、几只老鼠、一只野猫、一头松鼠。男孩天天到这儿玩，看着它们慢慢地腐烂，其中一些都烂得只剩下几堆脏兮兮的皮毛和黄骨了。可昨天，这堆尸骨中又添了一对新玩意儿，一只松鼠和又一只狐狸。

也就是说，有人过来了。



栅栏足有十五英尺高，横七竖八地捆着带刺的铁丝网，和警示牌一样，让人不敢靠近。男孩穿着厚厚的棕色夹克和深绿色棉布长裤，一身隐蔽的偷猎装，可他还是十分小心。因为有看守在里面巡逻。好几次，他看见他们走过边界，肩上晃着猎枪。尽管近几天来没看见人影，但男孩知道，他们其实就在附近。

不过此刻，除了动物悲惨的死尸，就只有他一个人。

夕阳悄悄地躲进了暮色，大地上的草木像被它带走了一样，都快看不见了。他在栅栏外面，钻进茂密的金雀花、刺柏堆里，非常隐蔽，可马上……他马上就要冲破封锁线。他已经侦察好了地形，只要穿过栅栏，拨开另一边的树丛，就能望见杂树乱长、岩石错落的草地，沿着草地的斜坡下去，就到了褐色的湖泊，那水像泥煤一样浑浊的湖泊。

他很快就能过把瘾，在湖边钓鱼了。

4点钟一放学，他什么都没顾上吃，花了近一小时，颠颠地直奔这儿来。他知道，一进栅栏，就没空吃东西了，现在得先解决好肚子问题。他放下肩上的帆布背包，掏出火腿三明治和一个青脆的苹果，一边匆匆地吃起来，一边眺望着俯瞰湖泊的山坡，一切都是那么阴森和荒凉。大风吹动栅栏上的铁丝网，发出嗡嗡的呻吟，男孩顿时觉得自己既渺小又孤单，不由得发起抖来。

过去，这里没有栅栏。周围地盘都畅通无阻。那时，里面的湖泊是个钓鱼的好去处，村里几个乡巴佬大着胆子偷几条鱼，老庄园

主才不在乎哩。每年少几条鲑鱼有什么要紧？湖里鱼多着呢。

五年前，新庄园主一接手，情况大变，一切都不同了。地被圈了起来。当地人被挡在外面。

可今天晚上挡不了啦。

男孩把面包皮和苹果核扔进树丛，爬到栅栏边，拨开了盖在地洞上的草皮，那洞是他事先挖好的。

他噌噌抽去洞口井字形的硬树棍儿。这儿的地硬邦邦的，尽是石头，他偷了妈妈的园艺工具，拿来刨呀刨的，费了好几天工夫，才在昨晚凿成这条穿越栅栏的狭窄地道。

今天，他在学校兴奋过度，老开小差。尽想着来这儿，钻进地洞，下到湖边，在新庄园主的鼻子底下钓几条鱼回去。

此刻，他钻出地洞，撩开盖在另一头出口的麻袋片，咧开嘴笑了。滑轮包和背包都随着他顺顺当地穿过地道，可老爸的鱼竿太长，拆成三段还是进不了地道，他只好返回，打开套子，把它一节一节塞进栅栏，人再从地道里钻过去。

五分钟之后，他一手拿鱼竿，一手提包，在岩石间一路飞奔，下到湖边去了。

父亲去世前，曾多次给他讲过银鳍湖的故事。老爸还是棒小伙时，就常来这儿钓鱼，正是老爸的故事激发了他的想像。老爸爱钓鱼，但他在1941年大战的爆炸中受了伤，榴散弹片嵌进肉里，慢慢毁了他的健康，最后，老爸连路都走不成，别说拿着鱼竿跑了。



现在,男孩兴奋得不行:他就是这里的老大。他想像着,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鲑鱼带回家后妈妈该有多高兴。可这还不算,钓鱼是个挑战——而在这儿钓鱼,更是大挑战呢。

银鳍湖的形状像一条巨型大鱼,又长又窄,靠近男孩的这一端像条粗壮的尾巴,扇子般展开。苏格兰民间传说中,有一条巨大的鲑鱼,名叫 It'Airgid,就是盖尔语中银鳍的意思,湖就是以它命名的。银鳍是一种可怕的鲑鱼,苏格兰所有鲑鱼中数它最厉害。巨人卡克拉德曾想抓它,但经过一场持续二十天的大战,最后,却是银鳍吞吃了巨人,还把他在肚子里留了一年,游到爱尔兰时才吐出来。

传说银鳍还在湖里黑乎乎的深水中活着。男孩不信这些,可他断定,湖里一定有重磅大鱼。

湖泊看上去比他想像中更加开阔:山脚下,陡峭的岩石围住了大半的湖岸,除了些低矮的灯芯草,岸边什么也没长。湖的另一端被水上的迷雾笼罩,模模糊糊的,城堡若隐若现,像个灰色的方块,立在鱼眼似的小岛上。可因为距离太远了,光线又差,那边没人看得见他。

他沿着卵石路,想寻找一个垂钓的好地方,结果却有点不妙。岸线太暴露了。看守一旦从附近经过,准把他逮个正着。

他想到看守,不由四处张望,心里七上八下的,这才发觉自己有多害怕。看守不是本地人,也从不跟村民打交道,他们住在一排

低陋的水泥棚里，靠近门房。新庄园主把城堡变成了要塞，这帮人呢，就成了他的私家卫队。男孩开始担心起来，今晚要是撞见他们，那可不是好玩的。

他正犯着嘀咕，刚想夹起尾巴回家，却发现个好去处。在鱼形湖尾梢的地方，有一处小水湾，一股溪流从这里涌进来。借着周围陡峭的悬崖，这块水域是完全隐蔽的。他知道，溪流会把吃食冲下来，聪明的鲑鱼总会在这儿等候。

离岸二十英尺的湖面上，矗立着一块巨型花岗岩。如果他到那里，就能躲在石头后面，放心垂钓，人也好，鱼也好，谁都看不见他。

他坐在草地上，穿起了钓鱼专用的防水靴。扛它来这儿，把他累得够呛，现在总算派上了用场。靴子散发着潮湿的老橡胶气味，套在他身上，就像一双巨肥的连裤靴，男孩把它一直拉到胸部，用肩带攀住。

他把绕线的轴子绑在藤竿上，忙着把渔线穿进圈套，接着把诱饵线也安上，再掏出自己心爱的诱饵，一只银色人造苍蝇，把它系在尾端。

他贴着湖边走，直到与大石头对齐的方向，才下水趟过去。他凭着脚下的感觉，尽量想踩在安全的地方，花了好几分钟探路。湖底滑腻，凹凸不平，有一处尤其如此，他不得不绕着深水区拐了个大弯，还好走到靠近岩石的地方，水又浅了，他信心大增。



他挑了个结实的地方站住，这里面向溪流，是个隐蔽的角落。他检查了一下诱饵，放出渔线，手臂向后猛地一拉，在身后甩成一个大环，这才把鱼竿送出去，让诱饵顺着水流迂回漂浮。然后男孩麻利地上了岸。

一切顺利，可看起来，运气也到此为止了。他什么也钓不着。不管怎么试，鱼就是不上钩。他钓了又钓，还换了诱饵，远远近近地试——可连个鱼影子也没见着。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很快就得回家，心灰意懒中，男孩忽然想起，自己还带了一盒虫子，怎么把它给忘了呢。他立马挖出一条肥肥的沙蚕，把它叉在钓钩上，看它在上面诱人地扭动。哈，什么鱼能抵挡那个诱惑？

他把鱼竿夹在腋下缓缓地伸出去，这次，得加倍小心地把虫子放下去。忽地，冷不防，咬钩了！虫子还没碰到水面，他就感到一下有力的拉扯。他回拉了一下鱼竿，好紧紧拽住鱼嘴，准备它有一番挣扎。

甭管鱼竿那头是什么，都够厉害。它激烈地东突西撞，闹得鱼竿在水面又弯又沉。他决定耗它一会儿，放手让它折腾，然后再慢慢收线。那家伙还在水面疯狂捣腾，企图逃脱。根据老爸曾经说的，那准是条大家伙，看，它还不肯轻易认输呢。男孩乐得合不拢嘴。

难道，他亲手抓到了那条银鳍不成！

男孩举着竿，跟鱼耍了一阵，这才壮着胆子渐渐地把线收近，他暗暗祈祷，千万不要滑钩，鱼竿别断掉啊……这不是一般的活，可有讲究呢，他得感觉那鱼的动静，揣摩它狂野的动作。他把线拉近，再拉近，看见有东西在渔线那头的水面移动；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拉起了它，心头一沉……

不是银鳍，是鳗鱼。他还没回过神来，水底下突然有什么东西撞上了他的腿，险些把他给撂倒。他低头一看，只见又一条鳗鱼在水里一蹿而去。

他讨厌鳗鱼。

可现在已经骑虎难下，没法子，他非得把那玩意儿弄上岸来，才能收钩收线哪。他将鳗鱼提出水面，想抓住它，可它却不停地在空中甩，把自己打成结，还往渔线上缠，好不容易抓住了鳗鱼，它又绕上了他的胳膊。这是条可怕的怪物：少说有二英尺长，深灰色，沾着稀稀拉拉的淤泥，冰冷滑腻。

男孩想把鳗鱼从胳膊上扯下来，可它力大无比、犟头倔脑，像一团扭动的肌肉，又缠上了他的另一只胳膊。他咒骂着想甩掉它，差一点没站住。他告诫自己冷静下来，小心地靠近岩石，把鳗鱼往岩石上抽打，想制服它。尽管鳗鱼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可它就像个疯子似的扭曲翻腾。鳗鱼的脸像一个冷酷死板的面具，又扁又宽，嵌着黑色的小眼睛。

最后，他总算抓牢了鱼头，只见鱼钩深深地陷在鱼嘴里。为防



止钓鱼时滑钩，他用了一个大钩，顶端还带刺。他又扭又转，想把鱼钩脱开，却死活弄不下来。

“来吧，”他嘟哝着，咬着牙一使劲，忽然——太快了，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钓钩一下子松了，鳗鱼猛地一甩，他眼睁睁地看着钩子扎进了自己的拇指。

可怕的剧痛，就像一枚冰冷的螺钉，一路刺进了他的胳膊。他好一阵龇牙咧嘴，才忍住没叫出声来——寂静的夜晚，这里的任何声音都会在高高的岩石和水面之间回来荡去，一传好几英里。

鳗鱼滑脱，蹦回了水中。一阵恶心袭来，男孩踉跄了一下，几乎要晕倒。有好一阵，他都不敢朝手上看，但又只能逼着自己看。钩子从他的手掌进去，扎进拇指的肌肉，从另一端戳了出来，撕开一道可怕的裂口。钩子穿透的地方，皮肤还在晃荡。血已经从伤口渗出来，滴进了冰冷的湖水。

算他走运，鱼钩顶端的倒刺戳了出来，没有埋在肉里，可他明白，照现在这样子，钩子是拔不出来的；因为一端是倒刺，另一端是一个连接鱼线的圆环。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男孩把鱼竿靠在岩石上，另一只手从背包里取出钳子。

他深吸一口气，拿钳子钳住系线的那一头，用力一夹——啪！圆环断了下来。他不容自己有时间多想，立马捏住倒刺那头，嗖地拔出了钩子。又一阵剧痛袭来，他倚着岩石，腿才勉强站住。

今天钓不成鱼了，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一切辛苦就换来这个：一条恶心的鳗鱼和受伤的拇指。这不公平。他伤心了一阵，才打起精神，收拾残局。他在湖里洗了洗手，鲜血从伤口汨汨涌出，在冰冷的湖水里变得乌黑油亮，他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拇指紧紧包住。他浑身发抖，头昏眼花，小心收拾起自己的全部家当，趟着血染的湖水往回走，顾不得湖水又黑又腻，他得赶紧靠岸。

正在这时，他感觉不对劲。

他的大腿被撞了一下。

然后又是一下。

不知打哪儿冒出来许多条鳗鱼。可它们这是干吗？鳗鱼从来不会袭击人的。它们只吃碎屑、青蛙和小鱼……

他使劲想着：该不是他的幻觉吧。

不，它又来了。又一次明确无误的撞击。真是活见鬼了。

他朝水中张望，昏暗的光线下，他看见……成百上千的鳗鱼，在水中滚成一团，卷曲成球，像海底水母飘荡的头发，纠结着。全是鳗鱼，他周围布满了鳗鱼，大小不一，从黑色的幼细小鳗，到巨型的凶残大鳗，比他抓到的那条还大一倍。湖水被搅得稀里哗啦，它们扭动着、纠缠着、翻滚不息……冲撞着他的大腿，他脚步踉跄，受伤的手不小心拍进了水里，一拨饥饿的鱼嘴立刻蜂拥而上，扯走了他血淋淋的手帕，衔着它钻进了泥泞的深处。

他惊恐万状，想立刻跑上岸去，可脚底却不住地打滑，他挣扎



着想站稳，却不小心一脚踏进了深水区。一时间，湖水没过了头顶，鳗鱼扫过他的面颊，有一条还缠上了他的脖子，他用没受伤的手把它拉开。他的脚碰到了湖底，借着反作用力，他赶紧把自己蹬出水面，大口喘气，可眼下，他的防水靴已经灌满了水……还有鳗鱼，他感觉到它们就挤在自己的大腿旁边，被橡胶靴困住了。

他知道，如果把脚提上来，就可以在水面漂浮，但惊慌失措之中，身子根本不听使唤。

“救命，”他尖叫起来，“救救我！”又沉了下去，这时，水里的鳗鱼更密了。一个鱼头还伸进了他的嘴里，鱼顎抵着他的嘴唇。他不由怒火中烧，这下反倒又有了力气。他把鳗鱼扯开，用力把脚蹬下去，借着一块硬地的反作用力再次浮出水面。周围的湖面上挤满了疯狂翻腾的鳗鱼。

“救命，救命……来人哪，救救我……”他的嘴被鳗鱼咬伤，鲜血淋漓。他死命拍打着水面，可是，怎么也无法吓跑这群疯狂的鳗鱼。

这时，他在眼角瞥见了一个人，一个男人从远处岸上飞奔而来。男孩拼命挥手，再次尖声呼救。眼下，他才不管是不是看守呢……总比被这些可怕的鳗鱼围困强。

那人靠近了，一个猛子扎进湖中。

不，男孩想叫喊，不要下水，不要靠近鳗鱼群。可他看见水面上冒出一个头来，那人似乎一点也不在乎鳗鱼。这下没事了。他

能得救了。

那人勇猛地划着水朝他游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可以得救了。一时间，他几乎忘记了鳗鱼，光顾望着那人稳稳地向他挺进，可又一次的撞击，使他又失去了平衡沉入水里，再次陷入重围，上百个冰冷的肉团疯狂纠结，把他死死困住。

不，不，他不能让它们就这么袭击自己，他双手乱挥，两腿猛蹬，又浮上来，呛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那个人呢？他不见了。

男孩绝望地环顾四周。鳗鱼也困住他了？

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水里的捣腾似乎停止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然后，他看见那人了，在水下，鱼群中有一个庞大的黑影向他游来，突然，哗啦一声，水花飞溅，那人浮出了水面，男孩尖叫起来。

他沉入漆黑的水底之前，最后看到的，是那个人的脸；只不过，那不是一张人的脸……那是一张鳗鱼的脸，一张噩梦中的脸：没有下巴，蒙着光滑的、灰灰的、没有毛发的皮肤，肥厚的鲸脂嘴唇向后一直拉到耳朵处。脸的正面是变形的，朝前突出，鼻子可怕地坍塌着，鼻翼张开，暴突的眼睛被强行拉开，看上去没有一点人样。

鬼魅般的厚唇张开，嘶嘶地喷出阴湿的气息。

湖水再次没过男孩的头顶，他什么也不知道了。